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C58
V.2

[redacted]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呂留良云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綫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

所謂知覺運動者。非性也心也。黃勉齋云。此身只是形氣神理。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上許多道理。此論最爲明晰。人生五官百骸。莫非形

氣。而神獨屬心。心者神明之舍。氣之精爽也。故有知覺能運用。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以智之一端言。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知覺之是心非性。顯然可見矣。今以知覺運動爲性。是卽釋氏之認心爲性。告子之以生爲性也。氣質之性之說。始於程張謂人性皆善。而所禀氣質。不無淸濁厚薄之分。理麗於氣。氣淸則理亦淸。氣濁則理亦濁。此所謂氣質之性。非

卽以氣質爲性也。

呂留良云有謂天者自然之謂也然專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曰卽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固有自然非由外鑠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卽邪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卽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

中庸恐人以性爲後起勉强之數。故直指其原曰天命之謂性。其出於自然。不待言矣。至一切動止。無非自然。此說正須分別。如所謂吾耳能聽。目能視。要甚存誠主敬。此則老氏無爲。釋氏無心之說也。若當動而動。當止而止。率性而行。何嘗不是自然。槩以爲邪說可乎。至不

已二字乃天命之本然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在人則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斷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天人賦受之要無過於此者矣謂不已之義與此無涉可乎且又云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夫中庸言天言聖人無過於不已者天地惟誠故不已聖人亦惟誠故不已所謂至誠無息也易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豈邪說之所得而牽混乎

呂留良云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人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鳶率性而飛。魚率性而躍。正是化機自動。不知其然處。氣之所在。卽理之所在。留良於理氣二字。全無體認。所以開口便錯。

呂留良云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卽接道字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首句從天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要之此道爲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人物總在這裏中庸拆開說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卽吾身是性命與教卽吾身之道是

性道教俱兼人物言。章句甚明。今曰率性又人與物共之。是以性教專屬諸人。而於物無與也。不明與章句背馳乎。

呂留良云修道之謂教一句是全部總序故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

天命之謂性三句。正是中庸全部總序。非獨修道之謂教一句爲全部總序也。且云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殊不可解。既云修道。則明自率性而來。豈得不承第二句。況此節三句本一脉串下。既承第二句。則明自第一句來矣。無益於理而徒增纒繞。最講家之大病也。

呂留良云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看上兩箇之謂正爲第三箇之謂而設

性是道之原。教所以修道也。中庸乃明道之書。所以第

二節。便提出道不可須臾離。後面十數章。皆以道字領
起。酌理而論。當重率性之謂道句。今謂上兩箇之謂。正
爲第三句之謂而設。其謬已甚。且留良謂異說分裂。都
在教上起。豈知教之所以異者。正由所見性道各別。性
其所性。非吾所謂性。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此教之所
由以異也。此三者本一串事。豈可妄截自某處起耶。

呂留良云道不可離因爲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明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語却是中庸絕大關捩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

此卽存疑道跟著人身。無乎不在之謂也。然道不可離。是說人不可離道。道不離人。是前一層意。今却翻轉在後面說。却似人自然不能離道。而體道之功可以不設矣。此說楊龜山曾有之。朱子辨之詳矣。不宜復以爲說也。

呂留良云戒懼愼獨工夫鑿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段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曾拈一放一也

君子體道之功。只是一箇主敬。戒愼恐懼愼獨。皆言敬也。動亦敬。靜亦敬。由靜之動。一念初萌時。則尤敬。敬是

徹內外合始終全體無間工夫。然靜時畏敬。只是涵養。動時加謹。則兼省察。涵養於未發之先。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致中也。省察於方動之時。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致和也。上節雖槩言統體工夫。然爲下文致中張本。畢竟以靜存爲主。葢從睹聞追到不睹不聞盡處。以明君子靜而存養之功也。下節愼獨爲致和張本。涵養省察。只是一箇工夫。遏人欲。卽所以存天理。非有二義也。留艮乃謂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只一片。未嘗拈一放一。是以存察爲一時下手工夫。無分已發未發也。試

問靜時如何用得省察。省察矣。尚得謂之不睹不聞乎。獨者。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也。獨知矣。尚可云動察而兼靜存乎。且愼獨愼字。卽上節戒懼字。故註中補出尤加二字。謂只此畏敬之心。比靜時有加耳。非別有一愼獨之功。必須兩處掇拾也。留良襲朱子語類統體緊關之語。刺刺不休。而於統體緊關之義。究懵然未解也。

呂留良云或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於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泯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爲靜而睡則尤靜人心一有挂念躁想則睡不去無聞見思慮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顛倒昏亂一點靈性爲濁氣所掩渾如死人則可知

日間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泯如龍谿所謂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以此靜驗彼靜昭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矧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時乎思及此未有不惕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叅之其說何如曰工夫確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統體愼獨是細分於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截分動靜是所睹聞時反不用戒懼耶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凝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或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稱人靜坐非歟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爲敎也若龍谿之所謂清明昏雜却只就氣上立腳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卽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土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

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參自明矣

龍谿議論誠多偏駁至所云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立言固自無弊理與氣本不相離氣清則理存氣濁則理亦從而晦矣孟子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至旦晝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此即日間攪得昏濁夜亦昏濁之謂也豈可以其言之出於龍谿而概謂不然耶留良又謂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

亦定靜亦定此亦不然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以理爲氣之主合動靜而一致者也周子所謂主靜者以靜爲動之根示人以用力之本者也朱子釋主靜云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是以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於靜此朱子釋主靜之義即周子自註無欲故靜之意蓋欲者感於物而生者也未感則無所謂欲矣然非平日涵養功深則此心不能自主思慮無由驅除正如程子所謂破屋中禦寇東面

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如此則未與物接早已膠葛纏擾至應物時如何能有善而無惡此聖人所以一天下之動者必以靜爲之本也靜者無極太極之本體主靜即所以立極也呂留良因上云定之以中正仁義遂以主靜爲定性之定不知此所謂定者以性之靜定情之動也中正仁義性也而以人生而靜者爲最眞故必主乎靜而後五性之感動乃可得而定也若定性書所言動亦定靜亦定其功效在主靜之後惟主靜以一天下之動斯萬感紛紜不足以累吾有主之中此所

以內外兩忘也。故謂定性由於主靜。則可謂主靜卽性之定。則書理文義。俱不可通矣。至伊川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程門之教。見於其書者非一。如之何而可破除耶。卽留良亦謂程子喜人靜坐者。喜其不外馳耳。夫不外馳。非卽靜之謂耶。而曰非以靜爲教。獨何說哉。大抵朱子之學。本於中庸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以平日指示學者。惟以存心致知。交養互發。爲進道之門。自留良闢王氏致良知之說。乃并所謂存心者而廢之。言理則以爲在

心外。言學則諱言主靜。由是開支離之徑。廢立本之功。

此正朱子所譏訓詁詞章俗學之尤者。不可以不辨也。

呂留良云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與太極之無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猶之太極之上非更有無極也異學指心爲性以生謂性必去理而尊氣遂認仁義亦屬後面事而於上面別指其虛活難言者當之不知此却是仁義下面東西也這裏正須明辨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知此則性道中和之義。了然矣。蓋陰靜陽動者。氣機也。在人

則爲虛靈不昧之心。方其靜也。具衆理而寂然不動。此未發之中也。及其動也。應萬事而感而遂通。此發而中節之和也。未發已發。如陰陽之不同位。而所性之理實貫通主宰於其間。猶之太極之乘氣機爲動靜也。故以太極言性則可。以中比無極則不可。在留良之意。不過以無極即太極。喩性與中非兩件。然其流弊。將有以中爲天命流行之本體。而混已發未發爲一時。如餘姚之論者。不少矣。且中與性雖非兩件。然未可以中字。即當性字。中爲性之德。猶言天圓地方。程子謂不可以方圓

爲天地是也。若周子所云無極而太極者。太極本無極也。故下文但言無極之眞。不復言太極。如留良言。則首節天命之謂性。亦可云天命之謂中。下節致中。亦可云致性。有是理乎。況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中節之和。根於未發之中者也。情之德。卽性之德也。第曰情耳。則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焉。亦將混情與和爲一。而比之無極太極乎。

呂留良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卽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非本然之和也

中節曰皆者。謂凡發而中節者。即是和。非謂有全體之和。無一節之和也。如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情之偶然也。謂非中節可乎。至於此段。只言本來道理章句甚明。不須置辨。留良又謂養成之和。非本然之和。亦未明理。譬之本清之水。與淘去沙土而後清者。有辨乎。抑無辨乎。留良書中。似此等無益之辨。徒足以紛學人之志慮。而反晦經文之大旨也。

呂留良云有謂巳發處即是未發巳屬牽扯混話又有謂不得不發而未發本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性情有兩件作用而所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涉外假矣　又云即巳發內有未發是野

狐禪亂道雖發而本體仍寂是外道打成兩橛語學者奈何粗淺至此此說原於陳湛以慎獨獨字爲心體之妙皆聖經之蟊賊學者不可不辨也

程子以中爲在中之義又云未發卽是中蓋中一名而有二義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之謂也猶之立乎東西南北之間南北東西皆其所有也若偏東則不能有西偏南則不能有北矣人心至虛至靈當其未發無所謂喜怒無所謂哀樂而喜怒哀樂之理具在此所以不偏不倚而謂之中也有不偏不倚之體而後有無過不及之用譬如明鏡止水光曜內含不著一物故能隨物賦形

若先有一毫形影在內則不能照物矣發而中節者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非有喜怒於我也故曰聖人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此未發之中所以爲天下之大本中節之和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朱子與張南軒論中和初書曰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其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所謂未發如是而已此因程子有凡言心皆指已發之說故謂言和即包中在其內乃朱子未定之論也王陽明湛若水藉口朱子舊說逞其荒誕不經之論陽明以未發之中爲良知無分有

事無事。若水以愼獨獨字爲心體。後之講家。沿襲謬論。鄒守益則云。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卽發而有不發者在。吳默則云。喜怒哀樂未發。卽涵養也。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張彥陵則云。中者一眞自如。萬境不染之謂。高存之則云。中者天命之性。豈有未發之時。種種謬誤。總緣不肯分已發未發爲二時。遂墮落禪家如如不動宗旨。若未發已發。判分動靜。則方其存也。思慮未萌。知覺之靈未嘗或昧。是卽靜中之動也。及其發也。事物紏紛。而此心之本體未嘗牽擾。是卽動中之靜也。寂而常

感。感而常寂。此朱子之定說也。或疑感而常寂。非即初書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之說乎。不知初書所言萬起萬滅。本體未嘗不寂者。謂已發即是未發也。三書所言。感而常寂者。謂因物付物。品節無差。不假安排布置。而所性之本體常定。故引易艮卦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以証之。繫傳謂何思何慮同歸一致。亦即此意。通書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神也。斯言尤為明切。蓋無靜中之動。則寘然罔覺。無以為應物之本。無動中之靜。則憧憧往來。不能以有為為應

迹。其失與良知自然之學。正相等也。呂留良但知本體寂而不動之非。而不知其謬誤由于混動靜爲一時。雖極意駁斥。徒資口實而天理周流貫徹動靜之義轉滋蒙晦。何粗疎之甚也。

呂留良云離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即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

在

戒懼於所不睹不聞。即致中之功。愼獨即致和之功。朱子之定說也。而留良以爲淺說者。緣誤認註中而約之

而精之等語。謂自所睹所聞之戒懼。約之以至於不睹不聞。而其守不失。爲致中。自隱微之愼。精之以至於顯著。而無適不然。爲致和也。不知致中屬靜。致和屬動。謂致和兼微顯可也。謂致中兼動靜可乎。況靜時工夫。較難於動。微處工夫。尤密於顯。故言靜可以包動。言微可以包顯。不睹不聞猶戒懼。則所睹所聞之戒懼。不待言矣。獨知之地加謹。則顯著時可知矣。安得謂第二節之外。別有致中之功。第三節之外。別有致和之功乎。語類云。所謂約者。莫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

是要存得。伊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便是。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按此。則約字緊貼戒懼。精字緊貼愼獨。兩以至於字。直趕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謂從戒懼愼獨上用功。造到純熟無間。則至約至精。而中和乃致耳。非以自動至靜爲約。自微至顯爲精也。且留艮旣云離戒懼愼獨者爲邪說矣。又云卽此是致者爲淺說。使人尋覓於不卽不離之間。無異於繫風捕影之不可捉也。留艮旣闢釋氏。而又竊其機鋒。以誇神妙。凡云旣非如此。又非

如彼即此亦非離此亦非者每章之中不一而足豈知釋氏之理有非有非無不在中間不在內外之說若聖經之言理歸其分事循其則一事一物各有歸著不可以游移惝怳之解雜於其間也譬之采齊肆夏冠裳玉佩之區而以吞刀吐火幻怪離奇之術施之此朱子於雜學辨中所以深病張子韶之徒說經之誕妄也而留良亦陰用其術何耶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呂留良云或云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慎獨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爲戒

懼照下無忌憚也照無忌憚當以慎獨對耳顧麟士云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慎恐懼存疑說是又爲通之此解最確曰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解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慎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慎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慎恐懼而不及慎獨煞有意在慎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統終始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上說故謂君子貼戒慎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慎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

朱子云。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者有之。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按此。則諸家以靜存屬有君子之德者非也。然註中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言君子常存敬畏。所以能時中。正對下小人無忌憚說。蓋時字有時時隨時二義。而時時之義。卽包在隨時內。此就發見處說。乃無過不及之中。卽中節之和也。但必體立而後用行。故以戒慎恐懼統言之。朱子所謂無過不及者。卽其無偏倚者之所爲耳。留艮乃謂時中者無適

而不中。亦就統體說。是以中兼大本達道。而時中爲靜時亦中。動時亦中也。無論經書中。凡言時中。皆謂無過不及之中。卽此章註云隨時處中。又云中無定體。若兼未發言。則未發之中。豈得謂無定體乎。且未發矣。又何所隨而處中乎。書理字義。一毫不可通矣。

呂留良云只加一個時字便藏得個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爲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卽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於無忌憚者

君子之中庸。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時字內有工夫。謂君子隨事隨時。存省克治。以體此中道

也註云是乃平常之理蓋因本文言中不言庸故補云是即所謂庸也如留良所云竟似特加一個時字爲庸字注脚遵註而不體會註意同於悖註留良之論大率如是。

呂留良云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看却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狂獗他也見一種影子只是憑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倖成事功已離天則他何嘗不自以爲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

中之理固本於天然天既以此理付於人則所以存此理發此理者皆人心之所爲也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今云本天而來者。不本心來。然則從何處而出耶。留良之執滯不通如此。君子之隨時處中。有經有權。固不專在達權通變上見。然應權而權。亦時中之所在也。今云達權通變。卽是小人之無忌憚。然則經書中。凡言權處。皆可爲小人借口。皆可爲小人作階梯耶。留良見理偏枯。其說經處。不能有益。而反有害。多此類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呂留良云知字非知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撕省覺意卽孟子所謂弗思耳矣也

知字合知行二意。說本蒙引。留良以提撕省覺當知字

解。由誤看註中人自不察察字耳。豈知此察字。在鮮能能字內、乃著力之詞。至知味知字。兼知行。則現成之詞。察在前。知在後。今以察爲知。則既失其義矣。又集註所謂察者。言道在日用間。顯而易見。人只鶻突過去。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猶之飲食者。因任口腹。不能辨別飲食之正味耳。察是隨事體察義理之意。非提撕儆覺之謂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呂留良云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

如此此其所以為大耳非全無巳知而恃人以為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　又云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多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知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智之所以尤大

也

此二段全襲朱子語。然朱子謂舜本自知。而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此所以為大知。非謂舜之所以能取諸人者。由自有其知也。至註云。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乃承上文釋執兩用中而言。謂舜所取者人之善。而執而用之。則由自巳權度之精也。必如此補足道

理乃完全。今留良以補足之詞。爲大知之正解。誤矣。且以舜之聖。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乃其固然耳。其大而不可復加處。乃在不自用而取諸人。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所謂太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此何等氣象。夫子所以深贊其大者以此也。留良識見低小。乃切切然於權度不差處。爭聖人身分。豈不可笑。

呂留良云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

此章贊舜之大知。自好問好察。至執兩用中。皆其大知

處也。留良將舜之大處與舜之所以爲知處分而爲二。則已謬矣。又謂問察四句見其大。而註中權度不差。乃其所以爲知。豈非謬而又謬者乎。

呂留良云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審擇其至善之一卽謂之中非卽始槩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節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此兩端無中間

兩端謂過不及之兩端。不限定是兩樣也。如有功當賞。或云當厚。或云當薄。將此兩端酌量。如言厚者是。則從厚爲中。言薄者是。則從薄爲中。如厚者太厚。薄者太薄。則酌量於二者之間以爲中。若拘定於兩說中從其一。

不許善言有三有四乎。且安必兩者之定有一中乎。凡言兩端無中間者。謂善惡兩端。不是善卽是惡。更無介於善惡之間者也。若同是善言無論一厚一薄有中間。卽兩厚兩薄之說。亦必有中間。舜之用中。擇其至當不易者而用之。不定是兩端之一。亦不定是兩端之中間也。留良謬謂此兩端無中間。心粗至此。

呂留良云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惡有未盡而求之衆人邇言正爲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

舜之好察邇言者。取善之周耳。非謂專察邇言。而深且

遠者反不察也。註云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註意明白如此而留良夢夢。至引中庸庸字以明邇言之義。可謂謬之又謬矣。夫所謂庸者。謂其理之平常耳。若其事。則雖大聖人經天緯地通變達權無適而非平常也。豈可以邇言為比。而謂庸字之義。止於如是而已哉。留良讀書泥於文句而闇於義理。大抵如是。

子曰回之爲人也章

呂留良云為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箇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

不是著向一善上說工夫下手也

正是說顏子之於中庸能擇能守以示學者下手工夫。至於顏子所擇守者無非中庸義具本文何煩推闡。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呂留良云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不及者跂矣

中庸雙對過不及。不可能亦雙對過不及。今以中庸單對過者言。不可能單對不及者言。固已不可解矣。且中庸理也。不可能言人體道之難也。能者卽能乎中庸也。如之何以爲二物而對舉之耶。

子路問强章

呂留良云和與中立與與國有道無道例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半截乃是君子之强處

此段全抄朱子語錄。而若自己出何耶。

呂留良云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或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起恐涉末世黨錮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謬論直是强作人言既曉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淺處說而强之本體精明醇切乃見談理之妙如此即涉末世餘論何害若必以說入心性爲內爲精以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

最是不通

秀才見識

中曰立。和曰不流。初學童子。亦知與首章中和之義無

涉。留良只爲要發內外精粗一段狂言。乃以不通之說硬派秀才身上。集中如此類甚多。

子曰素隱行怪章

呂留良云告子遺說至朱而忽猖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辯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良知立教至今曾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辯閑闢錄學蔀通辯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願天下有識有志之士共肩大擔明白此事

此所謂大言不慚也。留良闢陸王之學。多勦竊陳清瀾羅整菴語。然二家反覆辯論。總是發明正理。何曾一語

謾罵使陳羅見留良書其痛恨又不知當何如也。

呂留良云第三節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弗爲弗已白文語勢亦甚明自胡雲峯倡說側重遯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强分難易他看得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離說不得一分輕重連遯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側重下句乃饒氏雙峯語饒氏謂依乎中庸未見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誠有語病然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潛龍也論語首章必說到人不知而不慍乃謂之君子即如留良所云亦必造到不悔地位

乃見君子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豈得將下句納在上句內。鶻突看過乎。況註中既以二句分對上二節。則依乎中庸。是無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無不及。明白之甚。留艮欲連兩句爲一氣。不與註相剌謬乎。

呂留良云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仁知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爲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强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收

能字作線。於中庸立言之旨何涉。使讀書者。只擺弄此

等機括。於經義何所發明。此留良之俗陋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呂留良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即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二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本句文義。正謂夫婦與知乎道。若泛以道不離物爲言。則草木土石。道亦未嘗離也。何待說夫婦耶。且此句本意謂道之小者。夫婦可以與知。今留良云聖賢學問。俱從此起。則以小爲大矣。子思之意。

本謂愚人可以與知。以見道之無不在。留良乃謂不是愚人可以與知。而義主於夫婦。此等曲說。實經傳之蟊賊也。

呂留良云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釋氏混融大小。所謂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不曾有小天地之說也。儒者父天母地。敬畏天命。程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何自而有小天地之說。留良肆口妄談至此。使人駭愕。且曰小之以無。小之

以有。亦無此理。既已無矣。何大小之可言。既已有矣。則大莫大於天地。憑何道而能小之耶。

呂留良云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茫洋自失第三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竪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留良云。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茫洋自失。此大謬也。聖賢道理。明白正大。何至令人茫洋自失。如莊周列禦寇之荒誕乎。又云。上節是橫說。此節是竪說。此亦不然。所謂上下察者。言道體流行發見。充

滿偪塞於天地之間無一毫空缺間斷橫竪看去觸處皆是所謂活潑潑地是也即上節以全體言大莫載小莫破橫竪俱包在內留良拘泥上下字面將兩節分作橫竪說何粗心乃爾且與所言就流露處指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之說不自相矛盾乎

呂留良云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又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

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瞹昧醜褻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

史伯璿創爲不經之論猶謂夫婦所與知與能者只此居室一事而已留良竊其說敷衍數百言直云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豈知中庸言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對聖人天地言以明道之至微至近處夫婦可與知與能盡其量則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而已何嘗在

夫婦兩字上著解。必重看夫婦字。則與知與能。乃道之本根。其與經旨兼舉近遠以明道之費意。河漢不相涉矣。謬乃至此乎。

呂留良云註只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固非或於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卽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工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卽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懼中和之意又何須分作兩層乎艾千子云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卽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

樂妻孥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間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　又云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千子言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閒出明誠天道人道爲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鳶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緼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脉絡分明可按也

造端及至乃自此至彼之詞。留良認作天下萬事萬物。皆從夫婦造始。一誤也。集註夫婦居室之間。猶云日用居室之事。留良以居室爲男女婚姻之大倫。二誤也。或問云。知其造端夫婦。則所以戒謹恐懼者無不至。又云易首乾坤。詩首關雎。亦是此意。此因論道體而推說工夫。留良認作造端正解。三誤也。艾南英作君子體道說亦由錯看章句或問之故。留良既駁之。而又曰。上節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此節結上文有戒懼中和之意。則又自駁之而自犯之矣。留良所言。大抵皆批駁南英語。

平心而論。艾云下手工夫。雖非正旨。猶是中庸言外之意。留良直謂陰陽妙合之道。則大謬矣。艾就夫婦言夫婦。留良推及天地。謂天地一大夫婦。鳶飛魚躍。皆絪緼化醇之理。則尤謬矣。艾云後章言子臣弟友妻子兄弟父母。即此夫婦二字意。語雖寬。而不失大意。留良云後章充至子臣弟友。行遠章又從妻子說起。勉強牽合。不更穿鑿支離乎。

子曰道不遠人章

呂留良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

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個人字便見道理是個公共底故日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在君上求個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

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卽此謬

以人治人謂以子臣弟友之道治子臣弟友之身也張子云。以衆人望人。衆人。猶詩言有物有則之蒸民也。繼善成性而後同此人。卽同此道。匹夫匹婦。與知與能。天下無道外之人亦無人外之道。語類云。要緊全在道不

遠人一句。言人人有道。只是人自遠其道。却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個道理治他。只是將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又云。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未做得衆人耳。觀此。可知以人治人。只是治之以與知與能。人人所同具之道而已。如孝者子之道。弟者弟之道。以子之道治子。而孝道得矣。以弟之道治弟。而弟道得矣。留良乃云。孝同而所以孝者不同。甲之所行。不可施之于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于孝。夫所謂各盡其事者。如士有士之孝。庶人有庶人

之孝。生養死葬。各隨其分之所當爲力之所能爲此人子之所以自盡者也。治人者。雖欲以士之孝責之庶人以庶人之孝責之士。安可得乎。且士以庶人之孝爲孝。庶人以士之孝爲孝。是卽不孝也。果能致愛致敬以事其親。何患不各盡其事乎。若夫理一分殊。與孝與弟。必有以處之。使各得其分願。此大學平天下章。所謂絜矩之道。非此章之旨也。至事父事君之道。不外爲子爲臣之身。陽明謂忠孝在心上求。留良謂在君父上求。其謬均也。

呂留良云施諸己二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蓋修道以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用固忠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

盡己之謂忠。忠之用力。尚在恕之先。本文施諸己二句。只言恕者。因恕施於外。顯而易見。且無忠做恕不出也今謂用力關頭在恕。則一偏之論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呂留良云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

聖賢言處事之理有以變動不居言者。大易乾九四。與

此書君子時中是也有以各止其所言者大易艮卦君子思不出其位與此章素位而行是也二者理雖一而所指各殊此章正以有定之位而言今主於無定則非此章之旨矣素位而行就現在之職分而言今云必立乎位之上乃能止乎位之中則是於位前虛言其理而非卽位自盡之義矣素位而行正謂位各有定不可相假處富貴者不可移之貧賤處貧賤者不可移之富貴今云處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則是籠統公共之理離位言之亦無不可與此章之旨復何干涉哉

呂留良云不願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卑污志趣流露周旋耳且不字有兩義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公私之間此纔是不字眞實本領

著力全在素位上。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凡怨天尤人者。皆不正己之故也。義利公私關頭。亦只在素位上講求。如程子言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實則物不能入。虛則物來入之。喻如破屋中禦寇。東邊一人未逐得去。西邊又一人至矣。有主者。如水滿瓶中。外面之水。自不能入。正此理也。若無素位之實。則願外之心雖强排遣之。

有不能自已者矣。留良極講不願外之理，而不知所重在素位，終欠分曉。

君子之道章

呂留良云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却即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騖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却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躋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

言而引夫子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

此章言君子之道從卑邇做起使學者有所從入如其行則孝弟忠信其事則灑掃應對是也下文引詩亦指妻子兄弟以明順親之道由此而始何不可質言令人自悟之有若步步卑邇步步高遠高遠中有卑邇卑邇中有高遠此乃學道者中間所歷之境自然有之亦第二層推說之意非此章之正旨也至以卑邇高遠統論前三章亦多不然何也費隱章之義無所不包固無容置辨道不遠人章辨明遠人為非而以不遠人為是並

無兼論高遠之義。素位而行章。所重者在於不出位。不論卑邇高遠。如行乎富貴之道。有卑邇有高遠。行乎貧賤之道。亦有卑邇有高遠。處乎其位。俱當兼盡。如留艮之說。不得居卑邇而妄騖高遠。以此爲素位而行。將謂處富貴時以富貴爲卑邇。貧賤爲高遠。處貧賤時。以貧賤爲卑邇。富貴爲高遠乎。反覆求之。終不識其所謂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章

呂留良云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又云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

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言　又云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仁孝而享帝享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又云有云誠字卽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卽天地之化也日鬼神之德卽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卽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　又云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卽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　又云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睹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又云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九字是統言鬼神之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間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人身上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指出誠字其旨甚精若粘煞祭祀則受訓詁之蔽矣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說得最有分寸氣至而伸百物以生氣反而屈百物以斂倏而伸倏而屈屈而復伸伸而復屈機緘之妙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曰二氣之良能朱子語類云良能是氣之靈處集註亦云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鬼神者靈妙莫測之稱也祭祀之鬼神亦只是氣之靈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血也血陰而氣陽合而成物呼吸者氣也能呼能吸者魂也耳目體也能聰能明者魄也人死則魄降於地故爲鬼鬼者歸也魂氣升而爲神神者伸也合魂魄言則魂

爲神魄爲鬼止就魂氣言則往爲鬼來爲神故曰游魂爲變變即鬼神之謂也是則天地間造化之鬼神與祭祀之鬼神大端如此矣留良於鬼神之義茫無定見是以開口便多錯謬此章之義主於言鬼神謂鬼神在天地間實有此理所以能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即以祭祀言之能攝人心而使之嚴肅敬畏者皆鬼神之爲也留良乃謂鬼神能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鬼神之誠人心之誠鈌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則是鬼神體物而人心又體鬼神

凡所謂性情功效皆。賴人力爲之贊勷。於此章贊鬼神之德之盛。尤相刺謬矣。至謂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則又全歸其功於人。此乃下章不誠無物。故君子誠之爲貴之旨。與此章言天地自然之鬼神者。各爲一義。不可以相混也。謝上蔡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之說。與此章言鬼神之德。本無干涉。況此二語。已爲朱子所駁。以爲當論其理之當有當無。不應直以憑心起滅爲言。今安可據此以爲鬼神之定論哉。此由留良錯會第三節如在之義。謂鬼神造於人心。而不知皆實理之所爲。

其謬一也。先儒謂理精於神。神精於氣。陰陽氣也。鬼神者二氣運用之能。所謂神也。理則鬼神之所以爲鬼神也。是故以理爲鬼神。非也。以氣爲鬼神。亦非也。而留艮乃云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又云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則是混氣於神。與張子良能之說相刺謬矣。又謂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不以鬼神所以爲鬼神者爲誠。而以實有此鬼神爲誠。則又混神於理。不知鬼神之本矣。是則留艮不知理氣神三者精粗之分。而錯雜言之。其謬二也。此章第二節竝提微顯。至

第三節以祭祀明鬼神之體物。第四節又引詩以証之。皆言鬼神之體物而顯也。而留良以四節爲見其不睹不聞之隱。則與第三節之旨背馳矣。豈引詩之義哉。其謬三也。此章惟第三節主祭祀而言。至第四節引詩。雖証第三節。已不必粘著祭祀。況第五節。但總言其理耳。而留良乃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九字。是統言鬼神之理。就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譏他人受訓詁之蔽而自不免於蔽。其謬四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呂留良云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聞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　又云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相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實始於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章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又云德爲聖人德字與後德字異即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得名即指德爲聖人得壽固是多年而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亦其事

也章中四個德字下面三個德字一例與受命對看爲主爲綱者也首節德字又一例與尊富饗保並列爲賓爲目者也或謂孝爲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也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不似舜單以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此章卽庸行之常。以見道之費。第一節。以德爲聖人五者。總成舜之大孝。至第二節以下。方歸重於德。此不易之論也。留艮誤以德爲聖人五者。乃大孝所致。則文理顚倒。失經文之意矣。凡四書中也與者與二字提起者。皆品評在前。而後實其事。此章言舜其大孝也與。下文

五者乃大孝之事也。第六章言舜其大知也。與下文問察隱揚執兩用中。皆大知之事也。經書中。此類甚多。何獨疑於此章乎。集註不註明五者爲大孝之目。亦以本節文義本明耳。總註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云云蓋謂庸德之分量無窮。推極其至。卽以大德致大福至於受命。亦只完得孝之分量。以此見道之用甚廣。卽十二章造端及其至之意也。留良乃謂只將大德受命一意反覆推詳。以見庸行之極。是以極其至爲推原大德受命之故。而歸本於庸行。非由庸行推極其至也。且所

謂至者庸行之至也德爲聖人尊富饗保皆其事也此至字與十八章孝之至也至字同若將五者劃出在大孝之外則所稱庸行之極至又何指耶道之用廣對體之微言蓋此章乃引孔子言舜之孝以明道之費也若云孝之所致者廣則是贊聖人體道之功用於費隱章之義無涉矣又註云後二章亦此意如留良言將謂纘緒成德非武周之孝乎達孝章亦未明言繼述爲達孝之事亦將以善繼善述爲達孝之所致乎總註數語可謂深切著明矣何留良之夢夢也陸隴其講義云夫子

恐人將孝字小視了。有一二分德行。便以爲顯親。有些小爵祿。便以爲尊養。故不覺深致歎於舜也。曰舜其大孝也與。此說深得朱子推極之意。大全蒙引存疑淺達說。亦皆恪遵章句。未嘗有異詞。而留艮獨創爲異論。反謂謬始於陳壽翁許白雲。後之講章因之。失朱子之旨。是誣朱子而惑後學也。留艮既執定五者爲大孝所致。無奈文義必不可通。遂生種種邪說。如云自古聖人止舜渾是一孝做成。此言殊不可曉。將謂舜從大孝做到聖人地位耶。抑舜之聖。卽是舜之孝耶。如以爲舜之聖

卽是舜之孝。則史臣之言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子之言大知。言恭己。凡贊舜之德與功者。不一而足。初未嘗以孝字了之也。若以功德之盛。卽是舜孝。則亦無異於德以成孝之定解矣。如以爲從大孝做到聖人。卽孝爲百行之本之意。則其他聖人。孰不以孝爲本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聞獨以孝之道屬之舜也。舜之以孝名。以其所遭之難。有事迹可見。四岳舉舜。亦就其事迹之可見者言。有鰥在下之日。其他固未有聞也。豈得執爲以孝做成聖人之證乎。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

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留良乃云以尊富饗保爲孝。則孝不得爲庸行。然則孟子之言亦非歟。又謂若以此五者。爲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相矛盾。豈知首節言舜之大孝。下文五者乃列其目。至第二節以下。方歸重於德。言有次序。乃語勢之自然。何矛盾之有。又謂德爲聖人德字。與後德字不同。卽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聖賢著書。字各有義。若可互換以亂其正。則何以覺世而垂範耶。又謂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是大孝替身語。夫語各有當。應用孝字。則用孝。應用

德字。則用德。果大德字卽大孝字替身。何不徑用大孝字。而必以大德字替之。又何意耶。又謂德爲聖人德字。卽必得其名名字。壽固是多年。而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亦卽其事。此稍識文義者。亦知其說之不通也。至云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蓋自覺以德字當名字。義實不安。故專取聖人二字。謂可通於名字之義耳。凡此皆由其心之蔽溺。而不覺辭之流遁也。又云此章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孝而言。夫引詩言成王之憲憲令德。宜民宜人。與孝之義無涉。況以成王之令德爲

孝。則是成王之所以爲聖人。而受祿於天者。皆孝爲之。是成王亦單以一孝成名。有天下而受諸福也。又何以云自古聖人。惟舜渾是一孝做成耶。留良信口枝梧。不自知其說之矛盾。往往如此。或疑留良之說。本之朱子小註。不知朱子並無所謂小註之書。今坊間本。乃浙西陳彝則所刻。序云。嘗見講章多引朱子或問小註。後覩全書乃徐思曠所編次也。今以掌引諸書所引小註。勘對是書。鮮有合者。蓋諸家所謂或問小註。乃或問中雙行小字註。間有引大全集註下所載朱子語。亦稱爲小

註者已屬謬誤。今是書全錄大全。而以或問小註爲名。亦大可笑矣。至序文之荒陋鄙俚。不惟非朱子筆。亦并非徐方廣陳舜則之所屑爲也。集中所錄大全外。間及或問語錄語類。又多誤錄他家之說。甚而雜以時人荒謬之論。卽如此章。一說以孝爲本。德與尊富饗保爲應又一說首節是舜之事實。二節泛論其理。後論其應之必然。一說德爲聖人。卽下節得名。又一說祿位名壽。卽尊富饗保。曾謂朱子有此支離之論乎。坊賈刊布僞書直敢假托朱子。殊可痛恨。故一爲學者言之。

呂留良云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卽泛言理之必然此則太驟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自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達說等書吁此余向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又云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於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上節德爲聖人五句。謂舜之所以爲大孝者。以其德爲聖人而致尊富饗保之福也。五句雖平列說孝之目。下文必得意已在其內。第二節乃承上文泛言其理蒙引

謂註中舜年百有十歲。以証其實也。如此說。故字方有著落。蒙存淺達說約等書。於程朱之旨。不無異同。然其親切發明處甚多。留良講義中。竊其議論者。亦不一而足。乃詆爲拘牽破碎影響皮毛。可知欺世盜名。言不由中。非徒狂誕放肆而已。

子曰無憂者章

呂留良云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此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　又云下面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葢周公所爲總以

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其裏矣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三節平分。集註甚明。留良既知下面分列武周。又以此處只舉武王已包周公在裏。如此說仍是以下二節爲言子述之誤矣。何其自相矛盾乎。

呂留良云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於太王哉總是豎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闒昧不道太王武王所爲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積德累仁者。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亦即后稷以來相傳
之緒也。只及太王。而不及后稷者。夏商之世。周曾中衰。
至太王復興。由是寖盛寖昌。直至文武。其世代近而事
業顯。又追王所及。故只言太王以下耳。與翦商義何干。

呂留良云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
略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
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
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
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周家累世
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
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
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單稱太王王
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

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

註云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下章文云追王乃繼述之大者留良乃謂從道理上生來非體文武孝思是以繼述孝思非道理上事也不顯與註背乎文云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不知天子尊其親正是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孟子云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如留良說將謂舜以天下私瞽瞍也

而可乎。

呂留良云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

此章敘三聖之事。下章贊武周之孝。義各有主。若云此章爲下章發端。則當依舊說以下二節爲子述事而後可也。若照註三節並列。則此章之義自有主。不專爲下章引起也。況上章贊舜之大孝。與此章絕無干涉耶。

子曰武王周公章

呂留良云註明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禮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卽上文兩達字亦卽此達字之所以然葢此理本非武周

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
之仁爲天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
根源
在此

註謂達孝承上章而言。留良乃云達孝實據。應止就上
章說。如此則將首節移并上章足矣。餘文不俱可删乎。
註於次節言上章武王纘緒有天下。周公追崇先祖爲
繼述之大。而踐其位節則云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
事之意。可見繼述實據。不應止就上章說。則達孝實據
亦不應止就上章說也。蓋祭祀之禮。至本章而言之始
極詳備。故註云下文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

言之。又以又字。對追王上祀而言。非謂上章已言祭祀之禮。而此章又以爲言也。斯禮二字。緊承上文言此追王上祀之禮。乃天理人情之極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無以異也。下言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可見爲天子者。必祭其先以天子之禮也。又及喪制之同異。歸重父母之喪無貴賤一。可見雖天子必有親。身爲天子。則祖父皆天子也。語類云。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又添許多貴貴底禮數。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此貴貴之義。天下之大經也。又

曰古無追王之禮。至武周追王三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觀此。可知斯禮也一段。雖是制爲喪祭之禮及於天下。而中庸引孔子之言此。蓋以明此心此理。乃凡爲人子者之所同。武周所制喪祭之禮。皆由追王上祀之孝思推而及之。非泛言祭祀之禮。如春秋二節所云也。春秋二節。言所制之禮通於上下。留良既知通於上下。與上章兩達字同。又何必舍本章。而牽引上章乎。至謂上兩達字卽此章達字之所以然。尤爲謬誤。孔子以武周制禮通於天下爲達

孝。就武周言之耳。若論道理。卽匹夫修行於家。使人稱願之曰。幸哉有子如此。是亦人所通稱爲孝也。卽如留良所云。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孝歸焉。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是人之稱孝。只在人子實盡孝道。何必制禮通於天下。而後天下以孝歸之乎。留良見兩章字面相同。便信口牽混。亦大可笑矣。

呂留良云春秋二節總是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第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禘祫祭及四時之祫陳祧主時祫不陳也時講分時祭祫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祫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

得羣昭羣穆咸在耶

春秋節集註。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此所謂通乎上下也。下節不言者。可知也。或云上節明言春秋則爲四廟時祭可知。下節註云有事太廟。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則爲祫祭可知。不知上節自是說時祭。但曰修曰設曰薦。不獨春秋時祭爲然。言時祭而禘祫可推矣。下節泛言祭禮。並未指定何祭。四廟與祭之人。便有昭穆。卽專祭禰廟。五族之人未嘗不與。集註言太廟者。不過引禮文以證序昭穆之義耳。留良全

未體會註意。謂之尊註可乎。

呂留良云宗廟之禮兩句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

宗廟二句。主子孫言。此即蒙引所謂序昭穆全主生者意。但子孫以昭穆爲序者。謂不執事之子孫。序立阼階之下。以昭穆爲前後班次。若奔走拜獻。則以事序。不以昭穆也。昭穆謂父子行輩。今云各因其祖宗之昭穆爲次。尤屬亂道。

呂留良云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俱在内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内其義自圓活繼志述事不必坐殺文王之事也

此章論武周之孝。先王自當指文王。謂太王王季在内。猶之可也。謂武王亦在内。則謬甚矣。

呂留良云五峰以爲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爲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爲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禘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召誥用牲於郊社於新邑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據者

語類有朱子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之誤。非集註或問比也。留良援語類中朱子有取於五峰胡氏之說。以爲

古無方澤之祭。不知此非朱子之言也。朱子每立一說。必詳考經傳註疏。旁及百家。一語未合。不敢臆斷。今乃曰周禮止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豈朱子止見周禮大宗伯之文。而未見大司樂之文乎。豈凡周禮禮記羣書言祀天神地祇者。朱子未一寓目。而漫爲之說乎。班固禮樂志。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歲。出其本經一篇。卽今周官大司樂章。則周禮卽有附會。而大司樂章之爲古經。斷然無疑矣。其文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司馬遷封禪書。亦曰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當是時。周禮未出。而遷所稱述如此。則爲周之舊典明矣。况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考工記。四圭

只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孝經。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使無方澤地祇之祭。則勾龍諸侯之子。后土五行之官。豈足以當此大禮乎。以是知語類之云。葢門人之誤而决非朱子之言也。留艮於禮經全未考核。獨援尚書召誥用牲於郊。社於新邑。以爲古無方澤之祭之徵。不知古者圜丘而外。四時各迎氣於郊。祈穀於郊。有大事及灾異。皆類於四郊。郊可因事而時舉。而非夏日

至。未聞用事於方澤也。周公作新邑。禮宜立社。故郊以
告天。遂立社而祭焉。此事之宜。禮之當然。而不可易者。
乃用爲無方澤之祭之徵。不亦悖乎。且郊特牲云。郊特
牲而社稷太牢。明郊與社不同禮也。又云。器用陶匏。以
象天地之性。則天地禮器。無一不同可知矣。復繼之曰
於郊。故謂之郊。正以上文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獨舉圜
丘。故特文以見方澤之祭亦於郊也。若止有社祭。則祭
天於郊。而祀地於國中。不與郊對舉。而與祖並列。位不
宜。禮不稱矣。祭天以特牲。而祀地以太牢。與經傳所稱

天地之牲角繭栗皆不可通矣況祭法既言泰壇祭天泰折祭地又云王為羣姓立社社云云非方澤之外別有社祭之明證乎留良淺見寡聞信口妄言以欺無識之人學者慎無以援引語類而遂為所惑也

哀公問政章

呂留良云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修不修說人多坐煞修一邊說做不修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即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為禹臯身而反之則所取為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為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為鞅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　又云修身為取人之則則字極活言其身為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耳非謂人不肯來也

此章夫子告哀公。開口便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所謂爲政者。文武之政也。所謂取人。卽畢散之流也。修身。卽下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謂也。留良乃云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修不修。何其悖也。果若所云。身兼修不修。則政當兼王覇治亂。人當兼善惡。不獨此也。韓子云。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且經書中論仁有一節之仁。有事功上之仁。有觀過知仁之仁。然則連下文道字仁字。皆須問何等之道。何等之仁而後可也。謬乃至此乎。

呂留良云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大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

下節不可以不事親承此親親爲大句不可以不知人承此尊賢爲大句不可以不知天承此等殺禮所生也句。集註甚明。留良乃以親親爲大尊賢爲大二句專爲下文等殺禮所生之張本。則拋却仁義之本位。而下節數層之旨。俱接不去矣。又云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不與前說大相刺謬耶。既

以親親爲大尊賢爲大爲等殺三句之張本。則此二句。與下文事親知人無涉。若以爲事親知人之張本。則仁義禮三者。義各有主不應以言仁義但爲言禮之張本也。一段之中。而自相矛盾。乍明乍暗。一至此乎。

吕留良云此節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修身事親只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殺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

此二節承上文修道以仁句。起下文三達德五達道之義。親親爲大謂以仁行道。道不止於親親而親親爲大

也。體道全重在仁。然必知之而後能行之。義有裁制。禮別等殺。總是智上頭事。勇則行乎仁智之中者也。留艮既知此節是合禮義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則是知人知天。正所以修道修身也。何得又云二知字專貼尊賢而不屬事親耶。且經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謂必得賢人以講明之。而後事親之道盡。故註云欲盡事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若如留艮所言。修身事親。只在自已實心用力。則是明目達聰。以求啓沃之助者。在事親道理上都用不著。於經言不可以不知人之義。不可通矣

且此段經文句句遞下。節節相關。今以修身事親尊重力行。知天知人尊重致知。則兩邊各自立義而無復連遞相關之妙矣。豈不戾於經旨哉。又謂事親是煞定底。知人知天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尤不可曉。揣留良之意。將謂事親屬行上事。故煞定。知人知天屬知上事。故活動。不知行上亦有活動之理。卽如事親亦便有愉色婉容等事。語曰。孝子惟巧變是以親安之。豈非活動乎。知上亦有煞定之理。卽如知人則邪正有一定之鑒。知天則等殺有不易之經。豈非

煞定乎。即如留良之說。以事親屬行。以知人知天專屬知。而煞定活動之說。已不可通矣。況知行不相離。事親而不本於知。安能當其理。知人知天而不加以行。是空言也。又云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前謂知人知天皆活動。此謂知天獨煞定。揣其意。將謂知人未到知之盡。是以活動。知天然後知之盡。是以煞定此意亦剽語類中既知天這裏便都定之說。不知此定字中。千變萬化。都已該攝並非煞定不活動之謂也且知未盡處。亦有煞定。如所見無定。則一步不可行。謂

之未有知可也。奚特未盡而已。知之盡處亦有活動明理之極。正以其神明變化無所拘滯。奚謂不活動哉。況盡定知人未到知之盡。至知天而乃盡。亦不盡然。虞書皐陶謨云。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帝堯所難。何可不謂智之盡耶。此等議論。含糊影響。破碎支離。毫無當於經義。學者不可爲所惑亂也。

呂留良云有謂父子夫婦昆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曰如此則人與禽獸無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間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昆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纆索天下者耶甚矣其鄙倍也

以化生無窮爲達道固非以五者爲五件東西尙不是道其謬尤甚有物有則卽道卽器凡事皆然况達道乎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六件東西卽是道之明驗也

任使謂員多足任所使
呂留良云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
留良云隨所使而不問則官盛二字何處安着

呂留良云忠信重祿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卽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

士大夫心坎中物耳
豈三代君臣之義哉

先王厚養羣士。雖不從室人交謫起見。而君臣一體相關。不致使室人交謫之意。亦在其中矣。利祿固臣子所不計。而八枋不廢。馭富馭貧之條。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是即養廉之意也。今以養廉爲非。則周官亦可議歟。聖人之言。本平易。而留良必欲推深一層。徒見其好高而失實耳。

呂留良云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此兩句且懸空說正以不粘煞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　又云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

但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朱子謂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則此兩句俱在人身上說卽天道亦指在人之天並非懸空說理也天道不粘工夫是已至人道未有不着工夫說者故註謂未能眞實无妄而欲其眞實无妄之謂夫欲其眞實无妄非工夫而何特未說出工夫若何耳豈有懸空而不粘工夫說者乎留艮又云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是則仍當粘煞工夫纔能分出天人也不與前說矛盾耶

呂留良云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上徹下工夫

學問思辨。擇善也。篤行。固執也。此外更無造道之法。留良謂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又云離不得此五件。總是支離無着語。

自誠明章

呂留良云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而不必由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箇甚篤又是篤箇甚今之儒者有懲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爲寧取質魯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鄙暨白丁人人會閱向使象山陽明見

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燄耳知而故慁之耶是爲狙公不知而受其欺耶是惑厠足爾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卑弱者終爲俗學其高明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慎歟

自明誠者。中庸示入道工夫。以明爲先耳。要之隨事求明。即隨事求誠。二者工夫。如形影之不相離也。求誠不求明。固有冥行之弊。求明不求誠。則浮華虛僞。入耳出口。豈立教之法乎。夫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是不誠亦終不能明之謂也。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是不能誠。則所明

者終非我有之謂也。留良乃云。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是何言歟。且民生日用。子臣弟友。目前事事要誠。豈可曰待吾既明之後。始於此求誠耶。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

呂留良云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周子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天地之性。安得氣

質之雜。其愆陽伏陰。雨暘寒燠之不時。此天地氣上事。非天地性上事。如人身血氣偶有乖戾疾病之來。聖人不免。天地之有愆伏。亦若此而已。豈其性之謂哉。然聖人猶俱引之人事。兢兢業業恐懼修省。未嘗歸咎於天也。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章贊至誠盡性。贊化育至與天地參而極。明天地之無有不善也。留良乃云。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竟以世間剛柔善惡萬品之類。測量天地。悖理之談。令人駭然。況朱子云。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的。却有天做不

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觀此。則贊化育。原不專指偏處說。留良之說亦未備也。

其次致曲章

呂留良云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卽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曲者。一端之誠。致之。則有全體之誠矣。致曲。乃就日用事爲上。隨其所發而致之。不可以分數言。孟子謂充無

害人無穿窬之心。仁義不可勝用。此就仁義言仁義也。

若此章言致曲。是教人求所以盡性工夫。如留良所言。

是就一端上計較推致分數。便致到十分地位也。只是

曲。豈得謂有全體之誠乎。或問謂程子所稟厚薄之論。

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

衆善之意。又語錄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

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

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此所謂致曲也。陸隴其

講義云。此曲是好的。若夷惠之曲。便不是全好。又致是

擴充的意。不是只就一曲上做到極處。朱子之所辨。有此二意。觀此可知留良以分數言致曲有誠之說之謬矣。至云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此由錯看語類曲能有誠屬上句之說。不知所謂屬上句者。謂能致曲。則有全體之誠。非曲中有誠之謂也。朱子云。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又云有誠。即不曲矣。此論何等直截。留良欲挑剔有字取巧。遂生出許多支節。且既云曲誠非二件。則是有一曲。即有一誠。又何待致之而後有誠。若云由曲而致之。即有全體之誠。則

又與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之說相謬戾矣。

至誠之道章

呂留良云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又云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蓍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至誠正有審幾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

至誠之道。以至誠之心言。在我者也國家將興至動乎四體六句。註云此理之先見者。理謂禍福之理。在彼者也禍福之在彼者。理雖先見。然惟至誠之心。眞實无妄

如明鏡止水。一見即通。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留良乃謂六句在理上說。即是可以前知之道。則蹉却至誠之道道字本位矣。

呂留良云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蓍龜四體事蓍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爲此爲見此爲動者原是至誠耳

禎祥妖孽之有。實有也。四體之得失。蓍龜之吉凶。實見實動也。凡此皆顯而易見。而人卒不知。私蔽之也。至誠無私。故見妖孽而知禍之將至。見禎祥而知福之將至。舍妖祥等件。至誠又安從前知乎。留良乃云吉凶原不

關蓍龜四體事。以挑剔出乎字來。此時文家數非經文本旨也。

呂留良云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動靜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

謂通書誠神幾曰聖人。其說本於此章則可。謂所言字義同於此章則不可。蓋周子所謂誠神幾曰聖人者。以全體而言也。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以一事而言也。故朱子釋至誠如神云。神謂鬼神。貼前知而言也。若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則是

聖人存心應物。體用之全德。豈專以前知爲言哉。且周子之所謂神者。卽在至誠之心。誠卽神。神卽誠。雖有體用而非二物也。中庸云至誠如神。謂兩物而相似。故朱子以鬼神釋之。其不同明矣。留良又云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亦非周子之意。周子以誠神二字。分聖人之體用。豈可以神字爲虛乎。

誠者自成也章。

呂留良云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卽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卽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

屬人身此道字卽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面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側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　又云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已者爲誠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僞也此皆爲良知之說所誤　又云首兩句只虛號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貴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講了誠之爲貴句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卽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爲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卽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

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蓋天下原
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
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
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
能
也
誠實理也具此實理者心也言心可以包理空言其理
包不得心且不見責重人身之意故註云誠以心言本
也存此理於心為誠體此理於身為道道者理之著於
事為也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如忠者臣道也孝者子道
也實心盡忠盡孝而無一毫虛假欠缺誠也不誠則不
成其為臣為子而忠孝之道不行矣物形而下者也道

形而上者也。誠則實此道以成此物者也。卽物卽道卽道卽誠。君子誠之之功。卽所以道其道而物其物也。留艮於誠道之旨。一味蹈襲陳言。強作解事。所以開口便謬。天命流行之理。眞實無妄。人得之以爲性。性卽理也。心所以具此理者。言性而心與理該之矣。留艮乃謂天地之實理。聖人之實心。與性無涉。一謬也。道者率性之謂。性外無所謂道。若云率性兼人物言。凡道之專屬乎人者。卽非率性之道。將君臣父子五常之道。惟人能行。物不得而與焉者。皆在性外矣。可乎哉。留艮謂道字專

屬人與率性之道不同。二謬也。既云言誠而道在其中。又云用功只在誠上。不在道上。其意欲歸重誠而不知反分自成自道爲二矣。有如實心盡忠盡孝誠也。而所以事君事親之道卽在其中矣。謂在實心上用功。不在事君事親上用功。於理通乎。三謬也。朱子語類云。誠者是箇自然成就的道理。後復云。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又伊川程子云。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或問謂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

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本註誠以心言。亦是中明程子之說。留艮既知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乃謂首二句。只虛疏誠道字。到下節。方責重人功。後條又云。無物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是以自成自字。作自然解。與章句或問之意相背。四謬也。章句物之所以自成物字。雖兼人物言。要當以人爲主。下節或問云。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

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此兼實理實心言。其語雖若對待。而實分賓主。故繼之曰。諸說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往往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按此可知自成句。原責重在人身上。故接云而道自道也。而字氣脉甚緊。謂誠乃所以自成。道可不自道乎。留良乃云此句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是以自

成統言人物更不分輕重於其間也又云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人是以而道句責重在人而上句只是儱侗說箇自成也惟自成看得鶻突不責重人說因以兩自字看作兩樣正犯或問所斥交互差錯之弊五謬也

呂留良云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末節所以成物也

萬有不齊之物皆具此實理以成形成色於天地之間此性命之所以各正也但物有此實理而不能自道不

能自道則失其所以自成。而必待成於人。如五穀之耕耘收穫。必藉人功。鳥獸魚鱉之咸若必因人之區處而後得其所也。留艮謂物無不誠卻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此由錯看語類理無不誠而心有不誠二句。不知無不誠者物之理。而物之不誠。實由失此誠之理。安得謂物之誠翻勝於人乎。而道自道句。專歸其責於人者。只爲人能道道。物不能道道耳。非物無不誠之謂也。又謂自道工夫。只在去其不誠。亦屬一偏之論。故君子誠之爲貴句。原通承上兩句。一反一正。惟其誠者。

物之終始故貴於誠惟其不誠無物故貴於去其不誠以全其誠也且凡經書中言工夫處如克己復禮遷善改過增美釋回之類皆是兩下用功不可偏廢也只務去其不誠而不能立誠其工夫如何得就耶

呂留良云成己仁也以下是推論成己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己其成己卽性之仁其成物卽性之智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己成物而追本仁智不是謂求之仁智而後能成己成物也

淺說云所以成己仁也所以成物智也然翼註又云成己卽是仁成物卽是智細玩白文從翼註爲是留良乃

兼二說言之。末又獨申追本之意。何耶。

故至誠無息章

呂留良云悠久博厚高明人俱看入心性去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只是一剎那間事謬甚實說在功效者又說向後世粗迹事爲於至誠界分絕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醉漢之說也

只悠遠博厚高明六字。至誠界分便已劃然。如何得混入粗迹事爲。朱子云。此是聖人功業著見。不須說入裏面。此卽留良襲之以爲不宜看入心性之說也。

呂留良云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葢天地之爲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卽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個誠

此言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在不貳之下。生物之上。由其不貳。故積而爲博厚高明悠久。由其博厚高明悠久。是以生物之盛如下文所云也。留良乃云博厚高明悠久之不貳處即是至誠。謬矣。上文言聖人處。由至誠故無息而久。久而徵。徵而後悠遠博厚高明。有多少層次。此節言天地之道。亦何以異於是。乃混而一之可乎。留良講上文悠遠博厚高明。極詆看入心性之非。若此所云。較彼說不更謬乎。且此章前數節言至誠天地。從本體說到功用。末節又從功用說入本體。若云天地之

誠難見從博厚高明悠久上見得其所以然則此節已爲推究本體之旨矣末節又言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以爲文不爲複且贅乎此正或問所謂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推而致之於精之謂甚矣其支離也

呂留良云第九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又云昭昭即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今夫天節。言天地之生物不測。重在覆物載物上。就一處言之。昭昭亦是覆物之天。撮土亦是載物之地。以全體言之。則無不覆無不載。註中由不貳不息以致盛大乃承上文而言。留艮不會註意。謂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豈不謬乎。夫昭昭撮土。迹象也。比之下文在山為一卷石之多。在水為一勺之多之類也。不貳不息理也天地生物之本也。以昭昭撮土為生物之本。是以形體為主宰。與所謂不貳不息之本意正相反矣。且此既云昭昭撮土是不貳不息之本。後段又云是全體中拆開

看。不自相矛盾乎。

大哉聖人之道章

呂留良云溫敦字是已精加精意故章句就已知已能說　又云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爲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尊德性節。大全蒙存議論紛紛。畢竟朱子存心致知之說。頗撲不破。存心者。戒慎恐懼。以存養此心之本然也集註以恭敬奉持釋尊字。即程子涵養須用敬意。敬是徹內徹外工夫。言涵養則省察克治在其中矣。知行二

字。原脫離不開讀書窮理正在日用行事上體認。總之道不可離無時無事而非道之所在。必動靜交養。知行並進。方能以至德凝至道。自吳草廬調停朱陸。謂尊德性道問學。爲朱陸同異之原。留良以闢陸王爲名。惟恐占去尊德性一截。因陽明有致良知之教。一見良知良能字樣。便瞋目裂眦。謂故厚是已知已能。不是良知良能。試問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故乎新乎。厚乎薄乎。同一知能也。何所見而謂得於後起者爲已知已能。得於生初者遂不謂之已知已能乎。且集註云涵泳乎其所已

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愛親敬長。良知良能也。謂非已知已能而無事於温與敦。其可乎。又云已知已能亦是德性。知致曲之曲。亦皆德性。既是德性。如何謂非良知良能。且得於後起而知且能者。尚謂之德性。況得於生初之良知良能。謂非德性可乎。陸隴其講義云。專指良知良能爲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四字。原不曾說煞。此條足正留良之謬。

仲尼祖述堯舜章

呂留良云德本無大小大小卽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爲川流一爲敦化也川流卽大德之支節敦化卽小德之全體持載二句卽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卽不害不悖之小德

大德小德理也川流敦化事也惟天地有散殊之小德是以其發育也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惟天地有統備之大德是以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留良謂川流卽大德之支節敦化卽小德之全體其說近是至云德本無大小只在川流敦化處見之非別有二德一爲川流一爲敦化則謬甚矣川流敦化緊貼上不害不悖並育並行所以如是者小德大德爲之也

川流者。小德之川流。敦化者。大德之敦化。若無大德小德。則川流敦化。從何而來。以下章言聖人處証之。聖人之心。只是渾然一理。而有寬裕溫柔發强剛毅等許多名目。可知德之有大小。自是理一分殊上自然之條貫。豈得謂德無大小耶。至聖之仁義禮智。小德也。容執敬別之時出。川流也。若謂本無小德。即其川流處名之爲小德。則是至聖未與物接時。其存諸中者無所謂仁義禮智。直俟出而爲容爲執而後目之爲仁義。出而爲敬爲別。而後目之爲禮智也。有是理乎。至以持載覆幬爲

並育並行。錯行代明。爲不害不悖。則顯與註悖矣。

唯天下至聖章

呂留良云此言天亶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有其下又云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卽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卽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故聰明睿知只作生知二字看

此節與孟子言始終條理義各不同。孟子言始條理者以知而言。終條理者以行而言。知爲始。行爲終。乃分開兩對之義。此言聰明睿知生知之質。下文四者乃仁義

禮智之德。有生知之質。便兼有四德。四德都包在生知之質內。不可以知行始終爲言。生知之質。便兼知行二者。故或問云聰明睿智者。生知安行首出庶物之資也。下文四德中。亦各有知。各有行。是二書之義顯然不同。留良牽扯來說。不特中庸此段不得分明。併孟子始終條理之說。亦混亂不可解矣。解經而適以病經。豈非自誤誤人。

呂留良云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芒氣畧自有籠葢宇宙之槩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眞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據數君尚如此況至聖乎

講生知之質一段。似竊朱子照天燭地之喻。然云光芒氣畧。有籠蓋宇宙之概。則淺陋極矣。即漢祖唐宗。亦不止氣槩過人已也。

呂留良云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大全新安陳氏曰凡有血氣言人類也。按本文尊親二字。陳說得之。今云禽獸草木都在內。非本文語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呂留良云錢吉士云朱子旣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出之則爲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爲立本此說得之曰此二章總言聖人天道之

極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意九我安得造爲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反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爲爲能二字下註脚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爲經綸卽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爲立本卽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抑所謂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已迷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此章是說大德敦化。經綸是大德之見於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蘊於內者。內便是體。外便是用。朱子亦云。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陸龍其云。以經綸對立本知

化育言。則經綸爲功用。以三者對至誠言之。則三者皆爲功用。若以此章言大德敦化。止就存主上說。遂不敢說向用邊。則前章大德敦化。何以承並育並行。將謂並育並行。亦屬存主。而非發用耶。況經綸天下之大經。即首章致和而達道行。與下立本對。豈得謂無體用之分耶。留良眼界狹小。拘泥不通。往往如此。

詩曰衣錦尚絅章

呂留良云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自已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襲絅所以尚絅不過言其不表襮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君子用力於絅

而得錦也倒且謬矣況淡簡溫與不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爲功自居也　又云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簡與溫貼闇然文與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闇然重闇然者所以貼爲己意不知闇章總是爲己而日章尤是爲己之實淡簡溫是絅之襲於外貼闇然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爲己正當重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曆間講章誤人

衣錦尚絅只一串事。闇然二字。包衣錦尚絅四字意。註云。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語類云。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觀故有只緣四虛字。可知衣錦之實。已包在闇然

內矣。日章只是衣錦之驗耳。上文釋詩詞云惡其文之著。此云日章。見得不著文而文自不可掩也。若的然之小人。無在中之實。則必至於日亡矣。君子既有爲巳之心。功夫自然內外交修。即如衣冠瞻視之間。豈有內存敬畏而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者乎。小人之爲人。只在衣冠瞻視上粉飾。全無敬畏之心。究之怠慢之氣。終必流露於外。此所謂的然日亡也。何如君子爲巳之學。由中達外。自然威可畏而儀可象乎。或謂註釋淡簡溫。曰絅之襲於外。釋不厭文且理。曰錦之美在中。明明分爲二

層何謂闇然二字已包衣錦在內曰論字面衣錦自是中尚絅自是外然一內一外乃互文以見意兩層實一層也猶云不為人而為已不為人故淡簡溫止知為已故不厭而文且理豈可將為已不為人分作兩意乎闇然只是立心為已乃進德之始基其工夫純密處原在下文但就本節而論自然重在闇然上日章即在闇然上見得呂留良反覆駁辨極詆重上截之非總由錯看章句將闇然作暗昧無文解耳不知尚絅故闇然尚者以有錦在內故謂之尚否則單絅而非尚絅矣註所謂

有日章之實者、謂衣錦乃日章之實。留良乃云日章爲爲己之實、則是君子所皇皇以求者日章也、不與於爲人之甚乎。淡簡溫與不厭而文且理、留良旣知不分兩層矣。則是淡處卽是不厭處、簡處卽是文處、溫處卽是理處。君子立心爲己。止有淡簡溫而已。而不厭文理、卽於是乎在、可知惡文之著而文卒不可掩。由美在中故也。下截乃上截之徵驗、謂不重上截可乎。

呂留良云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解錯認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絫矣

朱子云。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風就一身而言。此人

人所共知者。從未有作風化風俗之解。留良講書。每懸空揑造無影之說。指爲時解。以肆駁辨。不知者遂以爲能闢異說。此其欺世盜名之秘訣也。

呂留良云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愼涵養著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無惡於志有分

潛伏節。卽首章愼獨。相在爾室節。卽首章戒愼恐懼。但首章分開對說。爲下文致中致和張本。此則由下學功夫說到盡頭處。一節密一節。俱有二者界限不可鶻突一滚說去。留良謂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則似

只消省察一段工夫而涵養工夫爲無所用之矣。且聖賢立教必須動靜體用。交養互發者。正謂天理不易純。人欲不易去。少却存養一段工夫。必不能至於打成一片田地也。先儒嘗有著論。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而朱子不之許。豈無意耶。留良又謂下節於戒慎涵養着力。又與無惡於志有分。既知涵養工夫。與無惡於志有分。何得云動靜只成一片。如此支離矛盾。教人如何理會。

呂留良云相在爾室節即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動不言而敬信則言動

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
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俱言存養工夫其義雖同但首章發端道不可離可離非道從廣大處說起故言不睹聞須兼言睹聞此節引詩言不愧屋漏從精密處說起又此章大意一節密一節直到無聲無臭而後已故朱子云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然則此節雖專指靜邊謂君子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何嘗不是章旨也註云不待言動而後

敬信。則言動時之敬信。雖不言可知。而意所歸重。却在不言動一邊。留良但以專指靜言者爲誤。絕不分別出歸重靜邊之意。誤亦甚矣。

呂留良云。自第四節以下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非爲治道商量化民之術也。又云。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上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

吳默云。奏格二節。不可謂直叙成德。然亦不可謂敬信以上有別樣工夫。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又由此而漸化之。以

至於妙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蒙引云爲已之功既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然奏假節德雖成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下文愈說深去。此二說最有分寸。留良乃云四節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是竟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爲不顯篤恭無聲無臭地位。然則本文言之重而詞之複。不爲贅耶。

呂留良云有謂詩只引端是故後義即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維德貼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謬也曰百辟其刑之註云德愈深而效愈遠此句自貼天下平爲是蓋民勸民威自是國治事百辟其刑乃天下平之事也

篤恭而天下平。卽至聖章所謂覆載之內。莫不尊親也
故曰效愈遠。又翼註云。天下平則幷勸威忘之矣。此論
亦精。蓋此二節。皆言至德淵微之應。是以德愈深而效
愈遠。留艮乃謂上節爲治國。下節爲平天下。以廣狹爲
深淺。非至德淵微之意也。且不賞而勸及不怒而威於
治天下有餘矣。不可以尋常之義論此章之妙旨也。